

餐桌上擺滿著家常的菜餚，原本應當愉快溫馨的用餐時間卻沒有任何的交談，就連餐具和碗盤發出那輕微刮磨的聲響變得異常刺耳。即將接近十月，北方的風已經變得寒冷刺骨，窗外的雨細碎地落下。

貝莉爾坐在餐桌前，低著頭默默地完成她的晚餐，一邊悄悄地看著坐在自己斜前方的三哥，她已經很久沒有看到對方在家裡吃晚餐了。就算是已經在外地上大學的大哥和二哥，他們還是時常在假期搭乘火車回到家中，但貝莉爾想她知道為什麼。

或許在他們手足之間，雷納是那個最格格不入的。

她知道她的父親不喜歡她的哥哥，就像是他眼中的一根刺一般，和平常那個就算沉默但仍然溫柔的父親截然不同，而是一份貝莉爾從來沒經歷過的易怒和冷淡。同時她的哥哥也理所當然地以憤怒的叛逆回應著這份差別待遇，但他卻從未對貝莉爾展現出任何惡劣的情緒，在她對那人僅存著的記憶裡，對方只是平靜地看著她，如同母親一般的亮藍色雙眸中有著難以辨明的情緒，就像是糾結的毛線，被大量的死結給徹底封死。

她快速地吃完了晚飯，將自己的餐盤拿到廚房開始清洗，僅僅是為了躲避著還未爆發的爭吵。打從她有記憶開始，家裡的氣氛就一直如此，彷彿危機就在某處緩緩悶燒著，空氣中瀰漫著的火藥味，彷彿星點般的火花就會導致燎原烈火。

而她不需要等待多久，這份脆弱的平靜便被毫不留情的打破。

當洗到一半時，門外傳來了細碎的交談聲，但那很快就逐漸升級。

「瑪法爾達家的女兒在你這個年紀前都看清楚自己的目標，你連個女人都比不過。」

男人的聲音在面對雷納時永遠都是那麼的冷淡且生硬，就算躲在廚房中、就算這不是她第一次聽見他們的爭吵，貝莉爾還是不受克制地畏縮了一下，她從未聽過父親用這種語氣跟她說話過。或許對雷納而言，面對那人他更寧願面對外頭寒冷的風雨，他敢打賭那搞不好還更加溫暖。而再次聽見不屬於自己的稱讚，雷納也只是回應了一個嘲諷般的冷笑。

「至少我們兩個有些共同點，就是我們的父親都是愚蠢的白癡。」他冷漠的回道，手中的湯匙用力地刮過了碗底，發出刺耳的尖叫。

「你現在要繼續你那沒用的反抗了嗎？小子。」年長者的聲音中有著明顯的威脅和警告，她悄悄地從門邊窺看，她的母親平靜地站起身，留下了吃到一半的飯菜便走入自己的房間內。貝莉爾不禁為她感到難過，她知道雷納今天會待在家中鐵定是對方的願望，只因今日是那人的生日。

「如果你停止用那種方式跟我說話，我或許會考慮停下。」雷納憤怒地嘶聲道，雙眼毫不遲疑地直視著男人的眼睛。母親的離席並沒有影響到他們兩人之間的緊張氣氛，反倒是更加的劍拔弩張。

「注意你的態度，我是你的父親！」

「我可不認為你有盡到扶養孩子的義務。」

「你的哥哥們可從來沒有過這種問題，你怎麼不想想是不是你自己的問題。」

「我不意外，畢竟他們都跟你一樣混帳。」

「那些跟你廝混著的混混們又好到哪裡？他們整天閒晃度日、一事無成，還有你那兩個夥伴，那個流氓和蕩——」

碰！

雷納重重地站起身，椅子摩擦地面發出劇烈的聲響，他的表情一片空白，沒有憤怒、沒有悲傷，就只是面具一般的死寂，只有粗重的呼吸透露出了些許的情緒。但貝莉爾卻能在那雙亮藍的眸子中看見整場冰雪，就像是冬日最冷、最激烈的風暴一般。幾乎不用任何的思考，貝莉爾便能知道她的父親踩中了那個雷區。

「至少他們比你更願意照顧我，他們願意跟我好好交談，願意理解我。」雷納冷冷地回道，他放下餐具，手插入外套的口袋內，轉過身朝著門走去，像是心意已決要直接離開。

「——我很好奇你的母親到底為什麼要費盡心力把你養大。」

貝莉爾安靜地倒抽了一口氣，一股從未體驗過的失望和憤怒從胸口湧上，她彷彿能聽見空氣中有甚麼凝結、破碎，或許正是兩人之間僅存的親情。就算她不是那個話語攻擊的對象，但依舊感受到了那種像是窒息一般的痛苦。她咬著牙，盡可能不要發出任何聲音，而她的哥哥只是停頓了一下，沒有視線、沒有更多憤怒的回覆，就只是這樣走了出門。

這就是貝莉爾最後一次在家裡看見她的其中一位兄長，她不知道那晚他住在哪裡，不知道他後來做了些什麼，她只知道母親是如何在嘆息間收拾了剩下的飯菜，只知道冰箱內那小小的蛋糕最終是如何被扔入垃圾桶中。

最終，她甚至再也沒在城裡見過他，當貝莉爾怎麼保證自己不會告訴父母、怎麼嘗試懇求和詢問，最終都只是獲得了一個含糊的、如同逃避一般的敷衍回復。